

俄苏部分
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柳鸣九主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
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
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

责任编辑 夏 凡

封面设计 石俊生

技术设计 夏顺利

316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柳鸣九 主编

• 俄苏部分 (二) •

钱善行 选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九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50千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12,000

ISBN 7-221-01609-7

I·219 定价: 5.30元
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主 编 柳鸣九

副主编 韩耀成 钱善行 张 玲

·俄苏部分(二)·

选 编 钱善行

目 录

嫉 妒.....	奥列沙平 著 邓蜀平 译	(3)
日出之前.....	左琴科 著 戴 骢 译	(69)
莲 花.....	阿纳托里·金川 著 石 枕 译	(165)

俄苏其它心理小说名著内容提要

双重人格.....	陀思妥耶夫斯基著	(283)
红笑.....	安德列耶夫著	(293)
彼得堡.....	安德列·别雷著	(303)
白天的星星.....	别尔戈丽茨著	(317)
老人.....	特里丰诺夫著	(325)
永恒的规律.....	顿巴泽著	(331)
我的钻石花冠.....	卡达耶夫著	(341)

嫉 妒



奥列沙 著
邓蜀平 译

·作者简介·

奥列沙 (Ю·К·Олеша, 1899—1960), 苏联俄罗斯族作家, 破落贵族出身。他十月革命前开始文学活动; 1923年到莫斯科“汽笛报”社工作, 常以“笛子”为笔名发表讽刺诗, 产生一定影响; 1924年发表的长篇童话《三个胖子》至今仍受广大苏联青少年喜爱。此外, 尚有剧本《好事录》(1931)、电影脚本《严峻少年》(1934) 及文艺随笔和回忆录发表。

《嫉妒》是奥列沙在192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。作品通过意识流、潜对话等手法, 直接呈现一个无业潦倒的青年失常的嫉妒心理, 揭露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, 某些失意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。原作分上下两卷, 由于下卷内容是上卷的重复, 虽更具社会批判性, 但描写角度、技巧、手法已失去心理小说的特点, 所以本书只译载上卷。

嫉 妒

1

每天早上他在厕所里唱歌。您瞧，他是个多么乐天、健康的人。想唱歌已成为一种条件反射。不过他唱的歌既没词儿，也没调儿，全是各式各样唱法的“啦一啦一啦”，其含义可以这么解释：

“我的日子多惬意……啦一啦！我的肠子有弹力……啦一哒一哒一哒一啦一哩……我的体液运转正常……啦一哒一哒一哪一哒一哒……蠕动吧，肠子，蠕动吧……啦一叭一叭一嘭！”

早上他走出卧室，经过我身边（我假装睡着）向里面的那扇门走去，去上厕所，这时我的思想总是跟随着他。我听见厕所里乱哄哄的响声，对于他那大块头来说，厕所间确实小了点。他的背蹭在关上的厕所门上，胳膊肘不断杵着墙壁，他来回倒换着两只脚。厕所门上镶有一块椭圆形磨沙玻璃。他打开电灯开关，从里面照亮了椭圆玻璃，玻璃顿时变得很漂亮，变成蛋白色，像一只大鸡蛋。我在想象之中看见了悬挂在黑暗过道里的这只大鸡蛋。

他体重六普特^①。不久前，他在某个地方下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胸前的肉随着步子的节拍一颤一颤的。于是他决定加练一套新体操。

他是一个标准的男子。

他一般不在卧室而在我住的这间无一定用途的房间里做体操。这间屋子比他的卧室宽敞，空气好，光线足，亮堂。凉爽的空气从打开的阳台门源源不断地流进来。况且盥洗盆也在我这间屋里。他把草席从卧室里拿过来。他光着上半身，穿一条针织长衬裤，只在肚皮中央系着一个纽扣。房间里蔚蓝和粉红的世界就在这个珠母纽扣的镜头中旋转起来。当他在草席上仰面躺下，轮流抬起左右腿时，那颗纽扣便绷不住了。于是，小腹赫然毕露。他的小腹颇为壮观。皮肤上有柔嫩的淡白斑点。隐秘的禁区。配种公畜的小腹。我在公羚羊身上见过这样麂皮般柔软的乳白色小腹。姑娘们、他那些女秘书和女办事员们，只消看一眼这小腹，准会立即被爱情的电流击透全身。

他盥洗时像个小男孩，噗噗地吹气，双脚乱跳，打响鼻，不时哇哇叫。他两手捧水，还没浇到腋窝就洒了一草席，大颗晶莹的水珠在草席上滚散开来。肥皂泡沫落在盆里，溅得像在煎薄饼。有时肥皂沫扎得他睁不开眼，他就一面骂娘，一面用大拇指揉眼皮。他咕噜咕噜嗽喉咙时就像鹭鹰在叫。阳台下面过路的人都停下脚步，仰头张望。

清晨沐浴在粉红色的光芒之中，异常宁静。春意正浓。所有的窗台上都摆着种花的木匣。透过匣缝可以看见朱砂色的花苞。

（东西都不喜欢我。家具总是故意绊我的腿。有一次，一件

^① 1 普特等于16.38公斤。

上了亮光漆的家具角简直就是咬了我一口。我跟被子的关系一向很复杂。端给我的菜汤永远也凉不了。要是个什么破玩意儿——一枚钱币或是一颗扣子——从桌子上掉下去，总是滚到很难移动的家具下面。我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一抬头就瞧见餐柜在笑我。）

两条深蓝色吊裤带悬挂在腰两侧。他走回卧室，在椅子上找到夹鼻眼镜，对着镜子戴上，又回到我的房间。他站在房间中央，双手一齐拉上吊裤带，那动作就像把两包货物扛上肩头。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我仍然假装睡着。两束炽热的阳光集中射在吊裤带的金属片儿上。（东西都喜欢他。）

他用不着梳头发和修胡子。他的头发剪得很短，胡髭也很短——紧挨着鼻孔。他像个胖墩墩的半大小子。

他拿起香水瓶；玻璃瓶盖儿哧的一响。他把香水倒在手心里，用手掌摸遍圆脑袋：从脑门摸到后脑勺，再从后脑勺摸到脑门。

早上他喝两杯冷牛奶：从餐柜里取出牛奶罐，倒在杯里就喝，也不坐下。

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使我大吃一惊。我不敢相信，也不能设想那是真的。他身穿一套雅致的灰色西服，散发出香水味儿，站在我面前。他的嘴唇鲜艳，微微撅起。那模样相当时髦。

我常常在夜里被他的鼾声惊醒。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就像有个人在恐吓谁，一个劲儿地吼叫：“嗨——呼噜……嗨——呼噜……”

他分到的这套住房很不错。阳台门两旁摆着一对带亮漆瓶座的漂亮花瓶！最精美的细瓷花瓶，圆圆的，挺高，闪烁着柔和的

血红色光彩，像一对红鹤。住房在三楼。阳台悬在轻飘飘的半空中。郊区宽广的街道跟公路似的。街对面是一个花园——典型的阴沉沉的莫斯科郊区花园，树木森然，杂乱无章，在三面围墙之中的一片荒地上开辟出来的，就像在火炉子中似的。

他是个贪吃的人。他不在家吃午饭。昨晚他饿着肚子回来了，决定吃点东西。餐柜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他便下楼去了（街角上有个商店），搬回来一大堆吃的：250克火腿、一听油浸鲱鱼、几听青花鱼罐头、一大条长面包、足有半个月亮大的一块荷兰干酪、四个苹果、十个鸡蛋，外加“波斯豌豆”水果软糖。他要了煎蛋和茶（楼里有公共伙食，两名厨娘轮流值班）。

“开吧，卡瓦列罗夫。”他招呼我吃，自己就狼吞虎咽起来。他直接端着平底锅吃煎蛋，抠起一块块蛋白就像在剥掉平底锅的一层搪瓷。他两眼充血，不断摘下又戴上夹鼻眼镜，一面吧嗒嘴一面呼哧呼哧吸鼻子，两只耳朵也在动。

我看得津津有味。不知您见过这场面没有：盐从餐刀尖儿上落下，一点不留痕迹，餐刀闪闪发光，就像没有用过的一样；夹鼻眼镜高踞鼻梁，像一辆自行车；无数的蝇头小字围绕着一个，像蚂蚁窝中向四面八方爬去的蚂蚁：刀叉上刻的小字、碟子上的小字、夹鼻眼镜镜框上的小字、纽扣上的小字、铅笔上的小字。谁也不注意这些字，它们却都在为生存而斗争。它们的形状千变万化，直到硕大的商标字母！它们在造反——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：街道名称小牌儿上的字母跟海报上的字母厮杀起来。

他吃得再也撑不下了，手握刀子去戳苹果。但只切开了一只黄苹果，就放下了。

有一位人民委员在演说中对他予以高度赞扬：

“安德烈·巴比切夫是我国卓越人物之一。”

他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·巴比切夫，是食品工业托拉斯经理。他是伟大的香肠制造家、糖果点心制造家和厨师。

而我，尼古拉·卡瓦列罗夫呢，是他身边的小丑。

2

他掌管与吃有关的一切。

他贪婪而爱忌妒。他渴望自己能吞食下所有的煎鸡蛋、大馅饼和肉饼，自己烤出所有的面包。他巴不得自己能生食物。他果然生下了个“25戈比”^①。

他的产儿不断长大。“25戈比”将长成跟房子一样大的巨人。最伟大的食堂，最伟大的伙食。两菜一餐只花25戈比。

他向各个厨房宣战了。

上千个厨房无疑将成为他手下败将。

他将结束家庭手工业做饭方式，叫各种小包装、瓶瓶罐罐寿终正寝。他要把所有的绞肉机、煤油炉子、煎锅、水龙头联合起来……可以说，这将是厨房工业化。

他组织了一系列委员会。苏联工厂制造的洗菜机质量优异。德国工程师在修建厨房。许多企业在完成巴比切夫的订货。

我还获悉关于他的以下情况：

一天早上，他，托拉斯经理，腋下夹着公文皮包——一位仪表堂堂的公民，具备国家要人的风采——进了乱糟糟的后门，爬

^①面值25戈比的硬币。

上一道陌生的楼梯，敲了第一扇门。他对郊区工人宿舍楼的一家厨房作了哈伦·赖世德^①式的访问。他看到的是黑烟和肮脏，凶神恶煞般的妇女在腾腾烟雾中忙来忙去，孩子又哭又叫。大伙儿一齐向他开火了，说他碍大家的事，这么大的块头，占了她们一大块地方，挡了她们的光线、空气。此外，他还夹着个公文皮包，戴着精致而洁净的夹鼻眼镜。女凶神们断定他是什么委员会的委员。她们一个个双手叉腰，冲他寻衅闹事。他溜了。就是由于他（叫骂声跟在他身后），煤气炉子灭了，玻璃杯炸了，菜汤里的盐也放多了。他走了，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。他缺乏想象力。他本该发表这样一篇演说：

“妇女们！我们要吹掉你们身上的黑烟。除净你们鼻孔里的烟雾、耳朵里的嘈杂声。我们将迫使土豆在一刹那间神奇地自动脱皮；我们要将厨房偷去的时间奉还给你们——你们将赢回半辈子时间。你，年轻的妻子，为丈夫煮菜汤。为了这点点儿菜汤，你得牺牲半天时间！我们将把你们的菜汤变成波光闪闪的大海，让汤流成海洋，粥堆积成山，果羹流成河！听着，主妇们，你们等着吧！我们向你们保证：瓷砖地板将洒满阳光，铜桶将锃亮，碟子将像百合花般洁净，牛奶将像水银般浓稠，菜汤将香味四溢，令餐桌上的鲜花自愧弗如。”

他像江湖术士似的，能够同时驾临十处。

他写的公务便条常常带不少括号和着重号，生怕别人看不懂或搞错他的意思。

下面便是两则典型例子：

^①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代哈里发，常在夜间微服巡游巴格达。《一千零一夜》中载有关于他的传说。

“普罗库金同志！

请按顾客爱好（巧克力，夹心，）制作糖果包装（样品12种），但要花样翻新。不用“罗莎·卢森堡”^①（据我所知，此名已有——是一种水果软糖!!），最好是采用某种科学名词（或是诗意的——地理名称？天文学名词？）名称既要严肃，又要响亮，有吸引力：“爱斯基摩”？“望远镜”？明天，星期三，打电话向我汇报，两点至三点我在办公室。切切。”

“福明斯基同志！

请下令在午饭第一道菜（50戈比和75戈比的份饭均如此）的盘子里加一块肉（须切得整整齐齐，像私营饭馆里的那样）。务严格督办此事。又，据悉：1）端下酒小菜上桌时未用托盘；2）豌豆粒太小，未泡透；是否属实？”

他事必躬亲，对别人不信任，其辛劳如同一个掌管食品库钥匙的管家。

上午10点，他从食品纸盒工厂回来。有八个来访者等着见他。他接见了：1）熏制车间主任；2）远东罐头托拉斯全权代表（他抓起一听蟹肉罐头就奔出办公室，不知拿去给谁看去了；然后回来，把罐头放在胳膊肘旁，好半天镇静不下来，他不住瞧那蔚蓝色的罐头盒，眉开眼笑，不住搔鼻夹）；3）仓库建筑工地来的工程师；4）一名德国人——关于载重汽车问题（他说德语，最后大概说了个谚语，因为押韵，而且宾主两人都哈哈大笑）；5）携来一幅广告画草图的画家（他不喜欢，他说，应该

^①罗莎·卢森堡（1871——1919）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。

用冷僻的深蓝色——化学颜色，不要浪漫主义颜色）；6）某个饭店老板的代理人，其袖扣状如乳白色的小铃铛；7）一个卷胡须瘦弱的人，谈牲口的头数；最后，8）一位招人喜欢的乡下人。最后的接见情形非同一般。巴比切夫站起身来，张开双臂，迎上去。那人吸引了整个办公室——迷人的笨拙样儿，腼腆的、面带微笑的、晒得黝黑的、眼睛明亮的乡下人，简直就是列夫·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。他身上散发出花香、各种奶品的香味。他们谈国营农场的情况。在场诸君脸上都漾出无限神往的表情。

4点20分他离开办公室，前往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开会。

3

晚上，他在家，坐在棕榈色灯罩下。他面前摆着纸张、记事本、写着一栏栏数字的小纸片。他翻动着台历，跳起来，在书架上找东西，抽出一个个文件夹，跪在椅子上——然后，肚子顶着桌子，两手撑住胖脸蛋，读了起来。绿色桌面上压着一块玻璃板。说起来，这一切又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人在工作，这个人晚上在家里工作。这个人全神贯注地在读一页纸，一面用铅笔挖耳朵。没有一点儿特别的地方。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说：你，卡瓦列罗夫，是个庸人。当然，他没有公开说出来。大概在他脑子里也没有这类想法。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。有某个第三者在向我这么说。当我观察他的时候，有某个第三者惹得我怒不可遏。

“25戈比！25戈比呀！”他喊道，“25戈比呀！”

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他在文件上或一栏栏数字中看到了

什么十分好笑的东西。他叫我到他跟前去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他狂笑着，手指往纸上戳。我顺着指头看去，但什么也没看出来。有什么惹得他大笑？我看不出有一丁点儿似乎可笑的东西，他却看到了什么大谬不然的东西，使他大笑不止。我惊愕地听着他的笑声。这是一个祭司的大笑声。我听着他的笑声，就像一个瞎子在听爆竹的劈啪声。

“你，卡瓦列罗夫，是个庸人。你什么也不懂。”

他没这么说，可这是不言自明的。

有时他深更半夜不回家。这时我就会得到他的电话指示：

“是卡瓦列罗夫吗？您听着，卡瓦列罗夫！谷物制品公司要给我来电话。您告诉他们打270305，转62分机，您记下来。记下来了？62分机，中央租让委员会。回头见。”

果然，谷物制品公司给他来电话了。

“是谷物制品公司吗？巴比切夫在中央租让委员会……什么？打到中央租让委员会270—305。62分机。记下来了？62分机，中央租让委员会。再见。”

谷物制品公司打电话找托拉斯经理巴比切夫。巴比切夫在中央租让委员会。关我什么事？可我间接参与了谷物制品公司和巴比切夫的事业，我感到愉快。我体味到了行政命令的快感。但我充当的是卑微的脚色，奴仆的脚色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尊敬他？害怕他？不。我自认为不比他差。我不是庸人。我要证明这一点。

我渴望抓住他的小辫子，发现他的短处、弱点。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早上盥洗时的模样，我深信我抓住了他的破绽，坚不可摧

的他不攻自破了。

他一面擦干身子，一面从卧室往阳台门走去，拿毛巾抠耳朵，背朝向了我。这时我看见了她的背，阳光照射下的肥胖躯体，我差点失声惊叫起来。她的背把他暴露无遗。他身上的脂肪柔软、黄乎乎的。一个人的命运的疑团在我眼前解开了。巴比切夫的祖先曾精心保养皮肤，在他祖先的躯体上就曾软绵绵地布满一条条脂肪。细嫩的皮肤、高贵的肤色、纯净的色素沉着，都遗传给了这位委员。最为使我洋洋得意的是我看见了腰上的一块胎记，很特别的遗传的贵族胎记，充血、透亮，从娘胎里带来的一块柔软的小玩意儿，凭着这记号，母亲隔了十年也能认出被人偷走的孩子。

“您是个老爷，安德烈·彼得罗维奇！您在装假！”我这话差点冲口而出。

可他这时转过身来，胸膛对着我了。

在他胸上，右边锁骨下有一块伤疤。圆形，微微凸起，像蜡上印的一枚硬币印迹。似乎原来从那儿长出了树枝，后来给砍掉了，落下的疤。巴比切夫革命前服过苦役，他逃跑时中过子弹。

有一次，他忽然没头脑地问我：“伊俄卡斯忒^①是谁？”从他嘴里（尤其是在晚上）常常冒出些没头没脑的怪问题。他整天都很忙。不过，他的眼睛总是扫过海报、橱窗，耳朵总是从人家的谈话中听来片语只字。原料不断添入他肚里。我是他惟一的一个非公务性交谈者。他感到有必要找话跟我谈。但他认为我应付不了严肃的话题。他也知道，人们在休息的时候要聊天。他决心顺应

^①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母亲和妻子。

这一人类共同的习惯。于是他就向我问些空洞无聊的问题。我一一作答。我是他身边的一名傻瓜。他认为我是傻瓜。

“您爱油橄榄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错，我知道伊俄卡斯忒是谁！不错，我爱油橄榄，但是我不愿回答蠢问题。我不认为自己比您蠢。”——我该这样回答他。但我勇气不够。他压着我。

4

我寄居在此已两个星期了。两星期前，他收留了我，那时我喝得烂醉，半夜躺在啤酒馆门外。

啤酒馆里那场争吵是逐渐发展起来的；开始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，相反，两个桌子旁坐的人之间本来可能友好相处。喝醉了的人是喜欢交际的。那张桌子旁坐着一大帮人，其中一位妇女邀我坐过去加入他们一伙，我打算接受邀请，但那位很漂亮的妇女，身穿一件深蓝丝上衣，松垮垮地贴在锁骨上，冲我开了个玩笑，我感到受了侮辱，于是从半路上折回来，手持杯子像举着火炬似的，回到我原来的桌子旁。

这一来，打趣的话像冰雹似的落在我身上。我当时的模样可能确实显得很可笑：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。有个低嗓音的男人在咯咯地大笑。还有人朝我扔豌豆。我绕过自己坐的小桌，面对他们站住了，啤酒撒在大理石桌面上，我的大拇指卡在杯子把儿里，怎么也抽不出来。我醉醺醺的，情不自禁要把肚子里的话往外倒，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混合成一股苦水，从我嘴里滔滔不绝